

書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四

行狀 祭文 弔文附

行狀

宋侍郎代作

曾祖珏妣戴氏祖楚妣鍾氏父道元以公贈右中大夫妣林氏贈令人公諱之才字庭佐温州平陽人其先世有潛德公幼莊重樂與賢己者處羅陽俗蕩淳固先中^右大始^夫哀書教公問學迨其官達士子為彬彬焉政和八年公第進士調貴池主簿改教授京兆府學耻自銜為干謁知己者少積十八年不遷故右丞

忠簡許公力推挽之名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踰年
改京秩時講戰議未決黨論紛起公截然中立亡所
附麗又五閱歲稍遷校書郎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
業權吏部侍郎為大金生辰使歸報太上皇帝喜曰
宋某姓名稱矣亟將晉用屬公以冢子及夫人氏之
喪固求間伏加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當時朝士多以罪行惟公力自引去士夫歎豔祖道
傾一時鄉居十年儵然忘官宦意徜徉田里或不知
其侍從之臣起知泉州州人便安其廉簡富民有罪
繫獄中肯釋之而公不實繼以尚書命至公曰吾守

臣也不敢抗朝廷之命勅乃出囚而老民吏聞公引
疾則競走浮屠祠禳禱借留于神移知衢州不拜因
得以宮觀歸不五年間四乞骸骨紹興三十一年遂
以朝奉大夫致仕今上登極覃轉朝散大夫乾道二
年七月戊辰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贈左中
散大夫封累平陽縣伯食三百戶娶會稽王氏贈開
府錫之孫故朝奉大夫璵之子封令人子四人長男
中甫及長女皆先公卒次女歸右從政郎後處州麗
水縣丞趙良臣男直甫右承奉郎後房俞氏出也有
自次文五十卷曰雲海英帟雲海公之居士號也家

有雲海後集三餘錄詞林合如于干卷公雅有至性初
太令人將葬而雨墮中水溢憂之一夕而髭髮變立
朝尚持大體不潔潔以取名未嘗輕易發言言之必
有當也方北鄙未定公因轉對請擇威望重臣經理
淮甸與諸大將維持攻守以固吾圉洎南北講解則
請不忘警戒振淹滯養民力收兵柄固基圖為持久
計又勵聖學以自強不息乞詔四方知愛民意皆切
時病中事機其論財計謂當量入為出以節用愛民
論任使則請度人所宜用其所長論海劫即欲責任
土豪而屬統於公海之制帥言皆簡而理當所請置

書太學班在仕者通家雜坐之禁禪益風教此其意
度不淺紹興七年詔書以秋旱許中外上封事公奏
疏謂當以實應天去六弊修四事其六弊曰民力凋
瘵曰守令非人曰吏員猥冗曰功實不覈曰賞罰未
明曰將士驕惰四事曰上游淮南宜置帥安集曰盡
人事以待天時曰立事者必有成謀又當持之以固
曰人君當有立志至誠可以感天又論進言者患不
能盡聽言者患不能擇是非並進惟虚心公聽乃能
擇之漢張釋之言便宜孝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
今可行也臣不敢為甚高之論願陛下無忽而聽從

之晚與時相論及大儒相會謂大儒不可多用公知其意証曰大儒患不多有用多何患時相色動公即請祠以歸觀公採時告后之言可以知其操心持己之所在即其言少見施用豈苟然而已哉公之歸卧千家憂國之心未始替也常曰吾老不能為國家陳力每一念之則申旦不寐蓋其學深自養常超然獨得志有所定罕見莫之識也律身端謹曾不矜持于外其當官稱是立不易方而為名德所尚於時鮮所偶合故其屏處多於在仕之年邑子請教于門人人各厭所欲善士資其矜式自謂得師晚年築室瑞安縣

之硯山於周與原自為壽藏製素衣一稱曰吾終必以是禭先此一歲自言明歲當死疾浸屏去藥餌曰吾心中無一事矣誦伊川先生克己之詩以歿遺戒毋侈吾墓毋建宇築闕終始一槩死生不易其介烏直甫卜以歲十二月壬戌大葬走書屬某紀公行實惟公偉望碩德為時名臣鄉閭老成於今為最某年視公上下知公尤悉大懼風詣闕逸何以典刑後生勉書以待賢者之銘且脩史官采擇雖文多累句於公無愧辭云謹狀

劉進之代人作

紹興二十七年故侍郎張公九成知温州初下屬部
惇禮賢者以美風俗郡長老上柵谿里人劉君鄉行
張公以書致酒饋曰公孝於親悌於長孝義聞於鄉
里敬致州郡禮焉既而力延請君正州學初君以風
誼為鄉閉信服雖強悍小人素難與言者於君無不
敬愛里有爭競輒就平處或為不善於室率自警曰
劉學正得無知之乎同郡賈司理如規與君俱以善
稱一鄉人士諺曰適樂成不見賈元範柵谿不見劉
進之是浮洞庭而不嘗橋之食也其見重於時如此
君諱愈字進之幼穎悟篤志于學試郡三舍妻入優

等荐丁艱棘不克薦四十棄場屋遊志於浮圖氏學
號無相居士其先世友愛至君兄弟益雍睦三世同
居無一言之間君問不及生計弟某亦任之不疑視
兄弟子若己子然皆終始如一日家豪於貲未嘗以
訟至官府或加之無禮往往笑不與校君為人方整
至誠出施於天性不妄言笑終日危坐凜如也盛夏不
解衣帶接物溫粹見者必肅嚮人無纖芥之偽而莫
敢欺以不情聞人之善喜見辭色常稱引以訓子弟
見稱人之惡者謝曰幸毋及此知識有過時時面為
告導退不以語人嘗止僧舍有竊君臥具而得者君

曰是非吾物即以予之善與人交少所與遊皆知名
士賑其貧者至為解衣傾囷蓋不一再然常不待其
有請後多賴以卒業為世顯人客來無貴賤擬滄見
之無倦色有求無不遂其所欲或以無擇為訾君曰
吾以拯窮而已其門故多貧士至者相踵君未始以
有亡為辭其飲食之不事豐腆資之亦不過厚所濟
甚博其施得以有常行道雖飢不先僮奴而餒當食
而見餓夫常推食命之食輕於財篤於義憂人之憂
不啻於己鄉里利害必以身為倡始力興除之臨事
有立摧撓百端不為沮鄉人之喪貧而不能舉者每

歛以棺而葬以地且資金粟以佐其費歟歲為糜待
餓者率以為常稱貸必先最貧下者或謂君將無所
取償君曰能償者人已與之吾獨不忍此為溝中之
殍耳焚券已責不少靳己巳秋旱明春大饑君博謀
賑贍之其家山樵采不禁恣民伐薪鬻之以自給擇
地不毛道嶮巖者買庸鋤治又身請貸于州詣州教
授丐為先容教授為君具食君不下筯曰鄉人餓且
死尚忍安食于此邪在坐竦然起從君見州將州
將慮民逋負難其請君即乞以家砧基簿為質得米
三百斛歸與並鄉大家分計近居之下戶給之貧者

方仍歲困故有信
困之於作困之

咸賴以活其秋君獨不收前貸代出私廩還官甲申
春不雨者三月大無麥苗農田不復播種方仍歲困
颶風困之以飢疫貧民挑蕨根春養充腹或盡室脹
死去而操觚以乞者載路時守倅俱闕莫有任賑民
事者君合鄉民雩祭吁嗟至于感泣因詣廳論奏請
發常平倉米以紓民急仍降祠部度牒畀郡轉糴它
道以故端明張公闡鄉典之舊詒書約為已助上為
惻然聽許無一不如所乞會郡太守袁公孚奉宣詔
旨司戶劉公朔寔左右之君與鄉人徐讜求賑救之
方得趙清獻公採菑記以獻袁公榜于座右視以為

法為是生者得倉病者得葯死者得藏孩提之委弃
者得以長養君之居里亦緣君得官米以給全活無
慮千萬計其端皆自君啟之初中谿有石障流號石
斷自谿濱潮民之架木為橋馬隱水以捕魚者幾二十
處舟行多覆溺患君與同閩陳常顧隴民聚石更石斷
水道白縣撤撫去之谿流遂安君既功存鄉人鄉人
莫不倚君為命士夫之賢聞君名者以未及識面為
恨享年七十有一以乾道二年七月一日卒屬續精
爽不亂自為韻語二十四字仍遺書戒子孫以儉約
近鄉居人識與不識無不嗟涕至有為佛事資宜福

者有詩詞雜著一編藏于家先夫人周氏蚤世後夫
人韓氏生子七人士直某某士享先君卒君雖布衣
常有經濟大志讀書講論事緒紛還不暫休聞國有
難戚然夏刑于色方臘起妖人呂師囊起和之反黃
巖陷樂清犯柘谿抵菰田管界巡檢陳莘以郡兵三
百人拒之居人惴恐多逃去君始壯歲奮不顧曰寇
至則吾鄉無倖類忍相隨為生地邪因自贊從討賊
賊軍依山壅水為固陳徑進有輕賊心君曰賊營憑
据巖險官兵素不習利誘致平地乃可擊耳陳不能
用君辭不行官軍半渡溪賊決積水灌而下官軍大

敗陳與鄉豪李徽及其弟充死焉君以二李公贈卹
不加為之傳以表見於世甲戌歲比不登諸鄉艱食
姦人謹起託借糧為辭警劫鄉墮稠樹材黨最悍水
陸為不通郡遣邑尉圖之尉止中道不敢進欲起鄉
兵討捕君曰人心方搖當鎮以靜臨以白刃必將激
而為亂矣單馬至渡潭酒坊呼首首二三人命坐論
以禍福皆幡然感動即日罷歸他黨亦聞風而定郡
鹽課積增至己巳歲歲七十四萬八千五百斤有司
艱於趣辦輒賦予民寸產之家無免者按月征歛吏
緣為姦類略豪強而增敷細民係縲于官無虛日因

以破家者不可計君遣士直偕鄉人王大充訴于監
司臺省得免增敷數萬斤猶以未足寬民遣甥盧緯
俱士直復言戶部請蠲歲課之半時司邦計者聚歛
方急甥子久客困沮而歸君又遣之始末六年費損
家貲鉅億計沮撓非一君截然無倦雖一餉項常疚
懷最後州人龍圖閣學士何公溥貴于朝為主張是
減年額二十五萬二百斤盡罷下戶科抑而上戶所
出亦輕衆始笑君之迂既乃喜其幹而能立今皇帝
即作詔書求直言君以今方邊興取守方略要有人
言之至如內治所不可緩著書曰治詳覽以進內陳

自治之策在清其源凡十數條皆切治道奏下三省
看詳不報君曰臣言雖微有補聖治願主上未深察
耳復因郡置錄進後朝廷施行數事大略與君論合
世之好議論人者忘妄意君之自奉簡素急於利物晚
喜讀西方書不愛金錢佐營塔廟謂修福田利益知
君之才器誠有大過人者不為世用故不難施予放
意物外以自適所為數事雖得時聞人有不能辦而
君居鄙里處之裕如用行誼信重於州閭間非一日
之積也士直等卜以歲二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山
之原將葬錄君行實屬某狀其平生某少從君遊知

君為悉是固朋友之職無所復辭為次比以待立言
君子為之銘言雖不文亦將託君之名以傳不朽云
爾

陳益之父代士昭兄

公之子謙初以文章試太學聲名籍甚某主教宗南
院道莆田過故人著作劉公夙問後生之賢某以謙
對劉言謙之賢者皆以其父夙前教授温州時謙以
諸生講肄州學夙喜其質明銳為痛裁抑以成其材
退常慙然於中不使謙覺之也其父即知夙為有意
琢磨其子夙心知其賢於人顧未嘗識其面某曰君

君得之矣君所知於陳公者教子一事公之鄉行有
足賢者某嘗聞其人矣然於鄉之老成雖雅知其名
非身察知其賢不輕言也嘗與公會望其容色溫然
和粹聽其言語簡而誠慈意非常俗之士問之公也
始知其為鄉里推重之有以能教其子以立門戶若
天道之報然某之迎家而歸會公將葬謙與兄某某
弟某某共哀公行將求名士而銘之屬某叙次其文
某辭不得謝為直書其事焉公諱敦化字某某其先家
福唐五季亂從橫陽又遷永嘉鵬飛里世以輕財嗜
義德施于鄉公生九年罹方臘變鄉之平居為不善

者羣不逞嘯屠之而共此匿保公以全十五丁父艱
二弟皆幼公奉母夫人經理家政井井有條理夫人
一食不飽公輒憂之見顏面方疾湯藥非親嘗不進
遭喪廬墓左哀慕至老不衰兄弟相友及見二毛不
忍析異公性夷曠不立城府與人接無纖芥雖龐夫
單婦三赤童子一皆詞情溫厚有以慰懌其心家累
百金益能增侈先德之施伏臘之外率用振業族黨
鄉閭之急難餘以修治橋梁平夷道路無留者凶歲
人多閉糴常發私廩平價出之賑貸單貧孜孜不倦
鄉閭信服其誼爭訟多不之官府得公一言即時解

散鬪狠為是益希少公雖蚤弃書學所為常與理造
經界行縣選公平比鄉之賦至今稱其均一金人逼
淮甸又請公治鄉兵時諸鄉繕甲騷然公格令不下
曰此但擾耳鄉民賴以無事而它兵部亦不成部位
家園有竹萬个二古梅公常笑傲其間陶然自適萬
事不以挂念客至無不傾倒皆歎其古君子也盡心
教子迄能有所成立莫年謙上名禮部人謂公世殖
善不顯天其或者遂將侈大其門而公不卒見之也
以乾道二年五月六日卒享年五十有五鄉人於公
之疾日奉雞豚祠神禱謝死之日咨嗟相顧有為之

流涕者烏乎公何以得此邪公常自言不能利澤於世遺愛一鄉足矣以匹夫而澤迨鄉里賢矣哉子男五人女一人卜以歲三月某日葬公于郡西岑之原列其行事如右

高府君代百七兄作

福州長溪縣桐山高摧字邦貢年

六十六

曾祖昂祖世軌父南仲

公之先家福州懷安縣之石岳亭五季亂辟地桐山世隱德弗耀公幼孤穎脫巍然與群兒異事母篤孝

未冠母卒哀毀不勝喪事伯姊撫幼弟內外無間言剛毅端方其資性然也嘗舉進士有聞于時中年即絕意功名以吟嘯自適意有所寓一見之詩篇一時間人多與之廣倡喜數術其學視司馬季主莊君平雖不以此自竒人扣之命歷亦為應答無倦與物無競或以非理干之公接以誠往往為退聽人服其不校然宗黨有過公未嘗假之言色則其為內守可也性尤喜學迎師教子不許道途之遠近常以立身揚名訓飭子弟疾寢猶肅子孫至床下而戒之曰而曹善守世業睦于上下無為蠹物害人則身事畢矣

卒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鄉閭聞者無不傷之娶陳氏温州平陽人甚宜其家行年令七十矣識者知壽考之未艾子男二人曰桂曰明能率父訓皆進士未第女長適蒲門陳竚次適忠翊郎陳竦再醮于宋洋方汝楫孫男宗郝宗郭宗鄭宗鄧女適同里王克人皆舉進士將葬其孤桂明得卜于山門村之石函原期以歲十月十四日復土而求書于某故據其行實以竢立言之君子為之銘云

祭文 弔文 附

祭蕭師文

維紹興二十有七年歲次丁丑八月甲午朔二十二日乙卯故吏具位薛季宣謹遣家奴以清酌之奠昭祭于政府制置大安撫閣學侍郎河南之靈嗚呼孰謂蒼天恒與善人即事遐觀夫何不仁胡為我公道弗克信烏噉哀哉惟公之德清通諒直不侮于鰥不回于力能柔能剛惟道所適惟公之度猶天猶龍大而不可器變而不窮宇宙寥廓細微不容惟公之操喬采金石鍊磨不磷寒涼不易立懦廉頑無煩訓教惟公之行準石左規惟矩惟繩則莫我違化行鄉鄙民之羽儀惟公之文渾乎六籍何幾不斫何隱不贖發

揮煥烏造物無迹洪惟我宗宋網羅雋賢我大科龍門
則烏公躍而登如拾芥然柏臺峭清華省焜燿尊禮
大臣既丞既長阜鵬得譽百工讚印封禹天台三輔
要藩俗阜而蕃猾察其間坐嘯亡何面草雄姦自陝
而西台伯所處通邑大都幾半寰宇內而黔黎外而
師旅五侯牧臣我公主之封豕長蛇我公去之惟善
惟良我公予之孽臣柄朝心基不黨口鑠鏐金舉賢
舉賢于網民望攸歸曷為其罔皇帝曰吁於維錦城
日迺鎮烏民服惟誠崇陰蔽蒂謳吟則興若其西歸
往終迺事政成亟來福我赤子公拜稽首受賜青璫

民睹舊儀從服教言治稱流聞頌聲雜然皇帝曰都
爾護諸將桴鼓絕響刑幾無用厥績懋烏德惟懋賞
華閣邃清墳典攸藏儒官增秩厥有舊章民惜公歸
非余爾忘誥揚王庭士夫交慶吾道其東蜀人何幸
指日惟期王之昇政如何不吊天不憖遺梁木斯壞
詰人其姜放印烏取民兮壽衣龍輜東轅旒丹爰舉
歸賙追榮感我明主溘矣寵章君乎何所嗚呼哀哉
繫予鯁生叨世通家日也清池泛以芙蓉飲之食之
恩意亡淮公之往矣撫棺奚及葬惟時矣嗚呼執
薄尊陳誠挾以泣尚饗

民兮壽衣未詳

也也字誤。
行據字下脫一字據字將字誤
或作據手

祭周詹事文操

惟公忠諒質直文乎本朝為名侍從循良豈弟施諸
有政為賢大守天寵方渥超然遠舉既可以淬礪末
俗奉身而退與世長辭亦可謂達於死生之際矣某
在歲戊子拜公闕下傾蓋之見稱之曰能願謂眾賓
避其高節將命歸朝又與公過方闕郡將辱公我期
假守之來公亦旋旆清風之會琅乎德音甫再閱旬
公遊汗漫公生乎世享年寔尊名德俱高可以無憾
某惟賢之事庶免罪愆公之捨旃印將安做嗚呼老
成凋喪誰復典刑斯世斯民可為長嘆一觴之奠聊

寫我心精氣不亡可無昭監

祭呂郎中文大器

某昔令鄂陵公守西陽治夾長江我有將迎我有沂
公公郡之從時則我知恩顧綢繆燕豆壺觴政有設
施交相告戒何否何臧我不敢知公有令譽寔德于
黃督軍清野格章不下聿靜一方閱歲彌時我憚外
邑是解銅章公升于朝我踰里巷道術相忘我來自
東公分符竹信宿參高御于公所靡間斷雲盤刻香
公之令予論交許公我則云亡于時假節說于舊館
如何盡傷念昔睽違仁言之贈勿懈于常悔談自養

靜非數息辨不加詳逝從似續切偲晤語斯大而章
執紼無岐惟儀之奠涕泗其滂公乎曷歸鑒時精意
不尚饗之

代養姪祭王舍人墨卿

惟公學術根源本乎性天行業施為無非自然致養
北堂晨昏必親觀色無違維時孝純發策決科光明
禁途珥筆螭坳裁成帝謨載持漢節命于丹旆駕之
不俟以承天之禮行簡驩乃違譴怒志之弗伸維此
之故天胡不仁仁人不壽以予外舊而仁靡究我祖
仲氏寔外我君君不我棄婚姻孔云顧惟寡學尚其

來教如何治命禮成不報門之未掃文人以行誰歟
來者提携我後生奠牢之設匪清匪馨嗚呼哀哉君
其歆我誠

祭外舅文

維紹興二十有八年歲次戊寅三月辛酉朔初十日
庚子午婚河東薛季宣樂安蔣行簡滎陽鄭忱德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安撫秘閣孫公之靈
嗚呼真剛甯折白璧易玼醜正惟哀讒聲雌雄昔聞
有之迺今見茲嗚呼我公稟氣之正道德其容溫恭
其性節操寒松儀言雅令奉直言君色養此堂惟公

弟兄粟粟齊莊孝德彰聞風勵一方虞庠進賢攷文
以數耶且試焉亦程其度夢親疾驚奔馬弗顧惟善
降祥廣寒孔遐雲路遠遙桂也婆娑傲焉折焉平步
煙霞錢湖帝都本兵驅極府士袂如雲羽書交午補緝
訓誨咸安其所畿甸阜繁治以絃歌民不忍欺何拙
催科興起田園逃掖涕沱南江之西長蛇勿勸牧侯
舉賢大廷名小樽俎折衝奠平如埽宗盟帝胄東觀
清高佐之巫之赤舌饒饒煮海摘山則復賢勞九府
司泉事聯奄署徵取無厭矯誣明主露章上聞姦人
齟齬閩嶺迨堯分綜外臺收臣弗事訟積陵堆決滯

大而覆車車者作車六子
教語

獻囚迅若霆雷江沔之都寔惟南郢地控三方邦之
屹嶺受鉞于藩華戎井西州錦城師辱而愚沔吏從
衡民困求誅致毒于蠱張拳奮呼受首其時人心雲
擾使車西指政先無告發原誅姦尉此黎老夫何楚
郊人思故君孽乘間罅麻起紛紜窺邑其小大而覆
車借寇漢家增爵還鎮大盜誅夷人知恭順邊城罷
柝威聲夙振洪惟我公秉心正平剛斷而明儉節而
清誰謂鬼蜮射乎無刑弭節東歸延陵故邑喜接親
賓滋滋汲汲松楸拜省載忻載泣蒼天何知爵錫錫為
災顏夢趣休詰人斯姜民無放印于何不哀於乎哀

哉數法乘除理有得喪名位式兼淺聞古往用不盡
長道其不枉公議攸歸董狐書在公志雖鬱公名則
大富貴浮雲公乎何愛嗚呼哀哉季宣等才非通潤
鑑授玉臺或時盛府集治徘徊或一披雲德音孔懷
龍輻載駕終天此別薄奠陳哀醪醕飯糲仿像音容
悲啼言訣嗚呼哀哉尚饗

墓祭外舅姑文

某不天生六年而亡失怙恃丈人為子擇對以為無
以易吾故人之子居四年而伯考待制始納徵禮又
七年而昏乃克成其年丈人帥荊州處我記室之任

越三年府罷將我西遊於蜀居半年而別別年三而
丈人解荊州某觀省自東甌時丈人歸甫數日相顧
悅懌樂以忘言不圖改月之間丈人捐棄舍館後二
年丈人既葬某哭于尹原之墓乃復于故家抵家翌
日而惡夢兆祥丈母以其日即世雖哀傷如割而貧
瘁不辨奔喪臨不及掩後六年始哀展哀于墓又不
能與其女偕隱盡于中辭文昌究哀哉言之不可極
已惟自丈人錄我舅甥之列終始將二十年禮曰賓
親愛均子姓某繇依舅館獲奉丈母于堂愛之親之
親加眾贊自人而論蓋愛女者之常情生相思死相

遠此德不報在某則多負矣然世矣相知舅姑於我之厚願而殊不知厚有加於此者昔我先大夫右史下世適在權豪之柄國妒疾讜正號稱黨人先人以趙氏而升死和戎之議一時契過故不克收卹其後者於理執固宜丈人悖切舊交同攸我樂終始教字望以先人此先人感槩交情見諸先兄將仕之夢者斯蓋古人相與之義在丈人固優為之而丈母之心恩我又母子如也甯以泉亭假館不忘我先宜人一日之故抑亦夫之所厚固當親厚之邪嗚呼此風不作也久矣使某微舅姑之教則今何有所立拊心慙慙負

負何言惟是舅姑念我之深願之進學愛其女子竒其外孫公獨有涵泳六經盡心於大學之道和舅姑之愛子而教誨其外孫庶幾雍睦于家不墜我先人之緒具以慰舅姑之心于九地之下或可以無慊雖然今日之事固已負初心矣一杯之奠悲欲忘生嗚呼哀哉惟神靈是監饗

祭大舅文

惟舅至德渾如湛然太虛其行如寓其止如愚中年病忘弗占卦兆人冀其瘳孰知其道在昔華子其忘是若俗儒見悟終然靡樂舅也忘忘胡甯勿藥匪究

其終曷止^和其至形寂神存脫然以蛻眷言世事惟疾
之憂如舅之全夫復何求諸甥舊館于渭之陽於舅
之亡能無惻傷舅與天遊曷來曷往薄奠刑哀舅其
膺享

祭諸葛夢叟母文

惟靈盛德宜家大小專壹衆子盈前母儀如一錫之
休祥五福來備室家溱溱克大而熾家督之賢成身
于學科級之茂奮鬢載擢爵雖庶士寵則榮親天道
昭彰其壽惟仁如何不淑祿未及養弃如之遺孰司
消長嗚呼夫人可以無憾子之才斯豈無世鑒某等

屬聯姻亞託子之知卜隣方幸女婦其儀遽聞哀赴
曷惟其惻酬以觴之庶歆微瀝

代四兄祭劉氏舅母文

劉薛之昏自今奕世眈彼朱陳允隆不替惟彼朱陳
鄉俗是因道義承承惟吾舊姻厥姻維何曰惟母家
玉鑑余歸其儀孔嘉自我先人清貧有素渭陽下眄
不忘其故婉孌息女蘋蘩奉之豈如他人土風共之
於惟舅母秉德靜專令子賢孫清芬世傳謂余弱子
祖姑是式饋盥之行會共婦職何天不仁舅母云歸
稚子家居何放何依舅母之賢師何言是做儉德云

共敢忘答教蕙蒸蘭藉哀以言誠願踵清風芬其德
聲

堂祭四二叔母文

嗚呼古之^至子人蓋有坐脫而立亡者吾聞其語矣豈
若吾身親之哉惟靈見稟德之和清揚有婉相而夫
氏幾大吾門鞠育遺孤母儀可則宗姻媿睦人無間
言方為女宗以式諸婦胡為不淑弃之如遺抑且夜
死生天數冥合將行留自在與造物俱邪吾不能知
有見其臨終者矣世^道世男子盡心於性命道德之說
終始一是不為物闕者誰與茲靈之亡固有不亡者

在陳哀一奠家有常儀

代七乙叔翁堂祭廿九伯母文

惟靈以慈仁婉淑作嬪吾宗家道寔昌日益隆大起
其夫氏靈有力焉子孫誥誥吾^五福備具鄉非積累之
厚何以臻此雖天道不偶元子淪喪而靈之家室自
已而興聖善之聲湧溢鄉閭亦可為無憾矣吾家室
此賢懿後生何法焉哀酌有儀敢忘其故嗚呼哀哉
尚饗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四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五

諸公祭文

諸公挽詩

陳傅良撰行狀

呂祖謙撰墓誌銘

祭文

昔高收去祭八名氏

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
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
於千載之絕學建功名於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
之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
符公歸里居
固嘗服高風於踐履之舊聽究論於謦欬之餘方將

日親直諒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於
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寓哀情之短章灑衰淚於生窮
嗚乎吾老矣不知餘生尚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前温州州學教授樓鑰

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組東去
莫與執紼英爽如生諒歎菲誠知己之報嗟無及矣
尚行所知毋羞九京淚盡辭窮嗚呼痛哉

文林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鄭伯英嗚呼

^{嗚呼}哀哉我之知公越自少年有友王子數謂予言五代
史記公謂簡略綴拾舊聞期於改作公於是時年未

弱冠有志史筆予用駭嘆辛巳之後如風振籜大將
鼓旗亦既前却公令武昌屹然不移以義訓民曰死
守之大江有靈俾君不試堅壁睢陽公實有志我益
壯公恨未識面亦恨斯世知公者鮮屬予塵第獲交
常路尺書渠渠亦莫予顧歲在甲申公歸里居始獲
從公公始我知日探所有莫見其止如以嬰杓斲彼
大水乃昔知者得公之膚古有成人繫公之徒聖賢
不作道喪文弊問學事功岐而為二事功維何惟材
與力問學維何書癡傳僻學不適用用者無學為己
為人在在乖錯公之探討專用律身推而放之于以

及人公之初召訪我嘉興公以之再入過我宣城凡
公有言我得預聞上廟君德下糾世紛匪亟匪徐不
說不迂斷如五穀可以療飢子曰有聞將理兩淮將
畀公郡爾其往哉公曰其然當辟置我我曰從公夫
豈不可儻公作牧式殿大邦臂指諸郡庶成厥功若
曰專城旁非已助豈愷掣肘將敗乃事縱公有材能
整其旅小敵之堅竟亦可補既而聞公將命行邊雖
曰有肯指招集屯田公所經見固不歸告欺誰亡實情
狀斯暴出守蒼雪民匱財殫席不暇暖畢以上聞帝
實謂子知無不為如彼側目惡觸其機奉詞之章句

月十至帝不庸釋姑俾須次公之來歸謂我時難瓜
時俯及當力丐閑嗚呼哀哉辰浹不見忽謂疾草亟
往撫摩僅餘微息瞠目視我欲語不能反席之頃失
我良朋嗚呼哀哉公之絕慾亦既十載罹此短折無
乃刑制周子千里嘯我以書謂觀吾徒貌狀多癯潭
潭其居廣額豐頤時則使然在公何憾我每念公音
容具存望之凜凜即之粹溫縱論今古衮衮忘疲旁
及制度援筆而圖雖則云爾匪曰公長公之員員諸
葛子房治官訓農理財練兵厥有成美亶其可行我
曰冀公大竟設施勉策駘鈍與公馳驅今其已矣屬

之何人運斤成風袖乎莫陳公之大節亦既炳炳特
書大書合垂久永我獨有見謂當少須匪曰畏禍道
有卷舒監梅之適不惟其同公尚有知我折衷修奠
矢辭我匪我後硯墨屢乾悲哽莫就遣車在門有慟
為誰上為天下下為己私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友人張淳鄭伯熊

公不壽臧誰為之咎怨天尤人非公攸好公之問學
君舉嘗道傾倒見聞窮極要妙我叙二者一語奚了
由前怨尤由後襲蹈故皆略之惟矣矣情抱自從公遊
十見重九半其合離常恨靡久我所未聞公必析剖

一事一辭據引精到語安理從出我意表歲過質疑
每見輒有論所未及詎一二數直諒多聞其倫蓋少
求之古人實我良友我齒視公十年以老公之敬愛
每知其舊我履險難公銳為救進退揚譽公不輟口
信義昭然具見肺腑淳伏窮閭茹藜待槁伯熊亦歸
相與執守每一念公西望引脰公守苕霅始半厥考
俄改毗陵其次尤後歸謂我言數竒不耦說則多矣
於時何取行亦丐祠從容農畝待次來歸已過我料
况聞斯言不悶而笑私度會期豈一昏晝接陪數四
別恨方深若公入朝以及出守中間兩淮銜命奔走

論議罷行辭受去就渴欲問公曾未詳扣何事之違而變之早我悼宋卿尚餘戚繞今又哭公不但疾首同誦此辭以薦羞酒

宣教郎知温州永嘉縣主管學事周昺

天之不佑斯文即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即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旨闢微言而蹈大方破心載利慾之謬妄埽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語皆絕人意表橫鶩別驅窮極幽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見之文章

真所謂不見其短又烏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於外者不苟拘乎衰俗之見蘊之於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為徒剛而已爾而知者亦惟稱其稱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為薛使君而已耶

永康友人陳亮護陳傳良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斯世其道德純明可為師表者

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砢不羈之士
接杯酒之歡嘯歌舞^起往往自以為一世之雄至於山
巔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足
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
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
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甯公是
違又殺吾父昊天鞠凶生迺如此實死與同俯仰皇
皇未知所終

持服黃度

始度試官於永嘉友陳子以尚賢邈先生之高風每

服膺而拳拳迨承贄而敬謁接清音之琅然天光發
而外暎神邃靚而藏淵繫下學弓上達左右取而違
原會九流於一貫瑩神機之通圓憫俗學之失真徵
空言於簡編儻詩書之不可應世殆孔壁之無傳若
天樂易疏通沉深靖專其識造微其動中權有如風
雲之感過籌帝幄而經綸乎徐元直李鄴之事業而
識者謂度為知言嗟乎先生其已矣倏赴音之來前
將人世之迫窄乘箕尾而追羣仙吾獨哭而不知其
慟恐斯文之鬱淪彼後生之蕭薄將安仰夫北斗與
泰山也念公昔者中都危官我將從之公使淮堧改

轅而歸日竢公還公出守雪我有家艱公書招我我
行實難伊會之期夫何屢遷天實忘兮一見維余頑
兮莫鐫芥九原兮不作咎昔行兮匪虔嗚呼哀哉殮
弗與兮舉衾奠弗助兮引棺命矣難兮漬酒侑以文
兮涕淚

學生迪功郎新臨江軍軍學教授王過

人孰不有死有不知慟之為誰兮聚散固其常奈何
名世之不易得兮昔遇聞風既久幸及今而登門兮
吁嗟我公世方倚以為津梁兮始學志古今人心則
在乎天下兮清明曠達樂於聞善而大者遠者不與

茲兮百未施一乃如斯而已矣則行則藏固不在先
生兮學未及傳而其徒將焉之兮世道寂寥而復不
慙遺兮先王固不亡而斯人其何如邪矧遇小子受
教未幾兮豈謂一見而遽為終身之恨兮臨風一酌
以發吾哀兮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吾私兮

迪功郎潘景憲

詹望門墻十年未得幸會適諧兩旬几席迺爐迺陶
迺子迺姪公曰可教我懼不克嗚呼哀哉事會之乖
痛將奈何違離三月來音不喜藝我菽粟翦我桑麻
我復負寔其何呂家嗚呼哀哉季夏之書誘掖勤卷

中塗留梗與赴俱前匍匐不及彼蒼者天尚曰庶幾
執紼南阡嗚呼哀哉友朋亟告大葬有期枚日不十
病軀莫支銜哀抱愧矢心此辭話止容止終身之思
嗚呼哀哉惟公問學純粹汪汪洙泗家法澗瀍王章
百不一施衣冠悶藏繪畫日月我謂不量嗚呼哀哉
予末小子稟資滯固淵源有來竊識所據登門之晚
失師之遽敢不夙夜無忝所付

從政郎新漢陽△軍學教授石斗文

學生迪功郎新△州昌國縣主簿主管學事高

宗商 學生迪功郎新△州司戶參軍石宗昭

自周之徂棄置儒術百家競馳莫返于一豈其作者
曾不一二匪時之還儻復旋否我宋教興斯文是於
是長是崇是庸是登乃生諸儒以倡學士六經之明
千古之秘藍青冰寒裕我後昆雖今之人有如先生
顧其高明而寔中庸顧其挺特而乃疏通靡狃靡精
天人之際彼佛與老無用其技靡從靡從九流會同
探周索孔萬法之宗匪今薦紳而才之匱繫吾先生
一有根蒂匪今師友而道之孤繫吾先生與事物俱
天之生人夫豈無意不大于施尚淑其類忽焉其已
其夢其非日既零落忍不是遺是之不遺亦已太刻

我酬之慟匪直報德

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尉沈煥

自公罷湖守東歸煥因循不拜書仙里諸友兄亦不時通問九月十七日所識道越來語他事及

公不祥之傳煥直意其妄不復致詰走書問楊敬仲王字仲未報樓大防書至其月二十八日也嗚呼痛哉平生師資之地考德就正未測津涯不圖當公春秋鼎盛使煥哭諸寢也公之問學者驗於開物成務已而知其不可為而返率學問閭里日寢光明謂不得於彼而可得於斯豈意亦不得於此邪道學未立

於至聖之域朋友未得其傳授之全公志願未竟而終天乎命也夫何為使朋友至此極也換拘繫尉曹不獲再訃與朋友相向而哭羣居而經薄奠遠將不任悲愴尚惟精誠鑒之

迪功郎新差監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門孫觀正

惟公少抗志以不回學師心而有得渺淹貫乎九流探淵源於六籍召見帝所名震京邑逢辰之休取位若拾報政藩輔改臨吾州眷邦人之景慕庶不鄙而來游嗚呼惡蔓易

滋嘉植難遂何瘍之進毒不浹旬而委蛻

嗚呼哀哉埋壁於山沉珠於淵返其本真公
甯復還弱冠之好 惟姻連公疾我同我後
公先云何不悲幽 茫然緘詞千里淚如迸泉

學生陳牧之等

不得其心視其所履不知其人觀其所與唯公之學
浩莫窺其裏吾考之其身則家人起愛鄉人起敬雖
好議論者無所容其訾毀而求之當世則賢者欲與
共學能者欲與共功自豪放猛起不屑為人下者亦
恚意下風而願為之後使公無利勢無借人辭也獨
何為至此牧之等所以交淺而情深未及委質掃門

事公於生而相與哭拜奠公於死也於乎與歸或煥
休而居或偃俛而趨或危言駭世或清濁分睽殷鑒
不遠宣政著龜勇則往矣我還我車嗚呼哀哉嗚呼
痛哉夫安知天之不果欲喪斯文邪舅之不果有意
於高舉遠逝耶然則和扁復生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而今而後敢不遵奉法訓以無負舅氏也修身養性
之餘誦詩讀易以畢此世也上以事父母下以聯兄
弟而不復有志於其外也死而有知尚其念之

友張淳等

曰身可愛矣愛或以懲攻非其攻禍不旋踵誰謂在

公而有是焉如公才識于今幾人間博記強貫穿古
先制度之微探贖索玄時之所須天合舍旃公過吾
儕如父如昆疾莫克救徒涕滂然六載還鄉會接未
歡若何永違一轉首間來陪吊賓可無一言展我哀
思其日必消

姪 溶

溶少不夭早失所怙每念及此痛切骨髓義方之教
賴有叔父矜我孤惻視我猶子載撫載育載詒載語
顧我愚聵欲報無所胡為微恙輒成酷禍庸醫妄投
竟爾弗悟屈指三日噬臍莫措命也何如天乎無據

而今而後私門誰主痛腸摧割何所怨訴莫以告哀
涕淚如雨

兄 高

嗚呼士龍克配天地人謂伊何存誠之至嗚呼士龍
克紹周孔人謂伊何傳道之統卓然自立匪求已知
貌醜言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遇事敢為凡此四語
廷臣薦辭一過君相草木知名吾家之瑞天下之英
規模宏遠粗見一二文章事業乃其餘事一歲三遷
驟至五馬殊不驕人姁姁儒者德修于己翕然不應
有不遠復密受以正神鍼一砭釋我至疑分雖吾弟

道實我師摻別游宦寤寐心馳間致安問真情寓詩
尚覬顯用行其所學為世指南覺所未覺乞歸待次
雖慰拳拳應酌百日未暇盤旋如何輕信不愆于天
比喪兄母復悼惠連罹此劇禍我心傷悲一動一靜
如將見之生平行事宛類叔父有子可託以光宗祖
嗚呼士龍衆方仰德溘然朝露孰不歎惜嗚呼士龍
我病方瘳來告斯文慟哭流雨

姪純伯僅仲任綱紹叔似繹洪瀛泳濬等

嗚呼蒼天何冤如之匪直我家我身疇依惟我叔父
道學一時識與不識祥鸞瑞芝况我詩姪同門共枝

勤誨勤載金玉與期恩則我父義則我師純等不肖
小人其歸奄忽無疾遽茲永違天或可問報施何虧
寓誠罔極之悲

雁蕩山能仁寺住持僧 從瑾

惟公踐履超古皇前混不自銜人無知焉在彼在此
如珠走盤迫而後動乃見一斑應用平平隨寓光鮮
渾侖罔測孰窺其全我之與公久契忘年歸來一笑
風月依然約我秋後蠲履登山得書旬日遽聞飛仙
虛空失色萬口莫言公之所詣同地同天死生來去
實非變遷惜乎此道未能廣傳我衰策杖遠出林泉

公其鑒茲孟茗爐烟

判府趙祕閣墓祭文

維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十二月乙亥朔十五日己丑朝請郎直祕閣知温州軍州事趙汝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遣廸功郎司戶參軍趙希恮致祭于故常州知府寺正薛公之墓夫尚德憲賢扶教勵俗古人下車蓋汲汲焉不敢後也惟公幼孤自立有志當世學本六經貫穿百氏贊猷制幕行峻守端試令巖邑識先脩完宥府薦賢前旒錫對淮邦阻饑杖節補外振業流民既居且安王心載欣進秩歸班才高論崇

為時所忌再領州麾遽作長折我生最晚恨不同時
竭耒假守景慕風規官箴有常阻拜公墓歸心典刑
寓誠樽俎尚饗

挽詩

朝散大夫權知温州軍州主管學事莫濟
今代論儒學如君德最優是非千古事出入九家流
身歿言猶在官卑畢志未酬儻令興禮樂端不後程
仇

承議郎通判温州軍州主管學事廖珪

大學傳伊雒深仁浹武昌談兵劉子政論事馬賓王

屢見溫辭寵頻懷輔郡章籌邊殊未究遺恨滿江鄉

迪功郎充温州州學教授徐嘉言

卓犖才名四十秋屢攄良策動宸旒傾河議論誰能敵唾手功勳未肯休方快九霄搏鸞鷲俄驚長坂蹶驂騑天公應叱六丁下著述文章盡捲收
官游將適鄭公卿衆說膺門氣味長欲效然明略陳語那知叔向罷登堂毗壇不試新分竹雪水空瞻舊
菱棠天不憖遺何太早忍看埋玉向高岡

迪功郎温州司法參軍魏興祖

與學傳伊洛生平盡此心多聞推子貢一唯妙曾參

知識皆文武才猷冠古今斯人苦斯疾吾黨恨尤深
至理窮微妙經綸特緒餘鄂城資豫備淮甸得安居
慷慨陸公奏詳明賈誼書今辰恨埋玉慟哭滿鄉閭

朝奉郎新權發遺廣德軍主管學士何伯謹

剴切憂時論慈祥濟物心賈生年尚少平子慮何深
徒抱經綸志俄聞訃告音朔風傳薤挽誰不淚沾襟
迪功郎新差監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孫觀正
眼看嘉木斧斤摧竹路淒涼孰不哀高論每聞前席

聽讜言曾欲挽裾回膏銷果見襲公嘗授道隱者然有濟時之念晚乃
迫於從宦不能卒其業蓋窮真空悲徐孺來從公受業者多
其業得已而人莫知也

彭家散作龔下脫二字

一時儒效俗傳今若此蒼蒼福善竟悠哉

迪功郎温州司戶參軍陳樞才

者舊襄陽傳風流月旦評此翁尤間出當代總銷聲
遇事皆迎刃遊談可伐兵孰知死諸葛英氣凜如生
晁董科名累向雄利祿儒惟公傳洛學處世類齊寧
湖外嚴兵戍神畿析使符恍然成昨夢一吊東徐蜀

從政郎温州錄事參軍錢似

蚤悟傳心學精微造本原讀書殘萬卷落筆動千言
孤邑驗英略流民感至恩顏亡雖可痛自有不亡存
偉矣萬人傑精神運五兵議屯謀甚婉料敵志尤明

謹厚唐劉氏淵源漢賈生斯文嗟遽喪哀挽淚縱橫

月潭甄龍友三首

驥不由窮巷龍曾演瑞圖衣傳袁道潔夢接邵堯夫
四十年全未三千行豈無飄然何太速愁殺莫生窮

士龍不應科
詔好周易學

贈別文章妙分携六見秋真書藏相府循吏說湖州
不作三公入同誰八極游朔風吹壯淚應滿藕池頭
士龍有送龍友赴西外
宗教序今留梁丞相府有子才而美知君死不亡刀
圭徒有驗兵法豈無妨玉樹新埋沒金丹舊渺茫魂
兮來止此極樂在西方士龍深於內樂復嗜
談兵亦知佛法云

徐定

今古名流特地奇生平學術得真師續將管樂為操
蘊論切周唐入設施經理遠撫

歸使節撫循中道稱藩麾堪驚四十成埋玉嘆恩襟
期有未為

宋右奉議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 庠 皇不仕

祖 强立 皇仕江甯府觀察推官

累贈左光祿大夫

父 徽言 皇仕起居舍人

遠撫字係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
長溪廉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廉村徙永嘉而光
祿公始顯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舍
人皆第進士昌言為婺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
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于朝秦公檜相定和議舍人
廷爭移晷中寒疾卒母胡氏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
六歲而孤撫于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遊
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
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南安撫
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說

紬繹絕不治科舉業有隱君子袁旣道潔少學於河
南程先生聞蜀薛叟名求得之道潔繙六經諸史以
觀叟叟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相授受嚴約蓋如此
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繇是益自斂制充養
蜀制置蕭振辟公務為蜀屬部將有很訴統制者公當
以犯階級法幕中或論縱之公以軍政爭不克謝去
盡其祿直買蜀書以歸為鄂州武昌令故太尉劉公
錡鎮鄂渚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今見戶三千五百
弓級財五十人士軍十有九人宜早為備因陳屯田
分戍保伍以寬民力之策會有 旨營田一卒二十

畝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似孫曰是非漢屯田之
謂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隋游不從軍
彼不素知田家事驅之緣畝必不樂曩時王彥營田
湖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况盡征之乎且齊民
在野環營以軍殆必爭利成閔益戍夏口公曰宜戍
武昌備申蔣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
自權臣執國柄士氣索然趙張之放莫敢尚德岳飛
之死莫敢趨功今卒有意外之虞誰其禦之因論邊
事甚悉及營田宜亟罷歲餘虜犯襄陽而還兵圍蔣
甚急汪公問策安出公白以蔡要害得蔡則蔣圍自

解成閔克蔡蔣兵果遁於是虜東道軍傳合肥王權
退次柘臯李顯忠亦不利却成閔東為援公又白蔡
不可失若乘勝拔穎昌道陳汝直趨大梁則廬兵不
戰可屈捨蔡援廬是棄投機之會為連雞之栖淮汙
虛弓又曰虜空國來寇符秦故計也今我不可復戰
惟當畫江固守而以奇兵遮擊脊尾阻前顧後勢且
自沮輿尸一決其禍必大初公試邑年甚少方天下
無事豫陳邊備諸公唯唯未遑也居無何邊更倉卒
興發騷然柴桑遷孔子宫避戍將嘉魚壞學官繕壁
壘江湖間稍驚於武事矣公顧以和糴賤傷農三白

郡解印綬去為奏罷糴乃已以寇至蘄黃以南列邑
無甯居守令竊議內徙宦江湖者歸等相望於道公
迺議死守不去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
與若偕死敵民亦自矜奮三分其眾更壁縣下二總
首帥輕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乞師於汪公得甲三
百樓船十艘氣聲張甚渡江來歸者數千家江西恃
以無恐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虛幕府
官以待比其入也欲以公朝行在所轉運判官
王逖劾罷信陽守檄攝軍事既解縣爭欲辟留滿考
改官公並辭不就其後營田二十卒田二頃歲得穀

六百石廩錢乃七十二萬米一百八十石闊遠或數
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士諸大軍其費視民
間買穀價相若士苦之往往道棄穀去又壅民之水
利而淹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虜亮既薨
明年蔡果不守尋復議和 朝廷於此亦棄唐鄧
封畧止於沔南矣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為之經必
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宿戒里胥披籍次第條二
十餘家未差已差別為行且疏其強弱某堪一役某
堪再役於其末自任某人某歲月序當役以付案案
任之付錄事錄事任之乃差差已有訟不均舉其籍

俾訟者自覆視伍民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
若干隊為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
為色槍仗皆中度舍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徼遇
非常死事者為棺贈之復其家田若牛祖三歲總首
得與令相問報專達不關縣胥巡尉非縣檄毋得擅
征甲士在邑五日一閱官賦之糧而賞其最鄉惟所
欲偶習於總首之後圃毋贅聚其為士若大姓附編
存之勿籍俾輸財與力佐治戎器其將輸信陽也凡
一千八百人致米九百石行必為陳日暮各以部曲
相地頓舍以槍為壁鳴刁斗設伏公食飲臥與自同

後夫醫護病者不偕至不宿府檄治岩屋百數區泝
流二千三百餘里程日立辦公借材於縣人度長圍
大而加償之賦鄉挽舟而五分之以居者之四共行
者之一匠人亦各俾一鄉償其僦費舊財賦名色異
為籍雜不可省察為都籍以提出入之要鈎據侵姦
以除無名之歛諸案事以其劇易分日久近為旁行
譜每以日加申稽知其決否故不決宿吏于次抄積
不銷為走曆日揭其名數以便主簿者之鈎攷而因
察其惰民賴其便凡公議趨鄉鼓舞從之豪民衛仲
堅王安道更數令不能役及是以次受代安道語人

曰失令不為烏能頰守它令創鄴營八百架總隊請
分事公約翦伐某所茅某所木竹應日而集縣有鍾
吳二盜魁大府屢設方略求不能得公以諉總首王
宗元竟諭吳降之為買田產改業為民鍾滋甚俄斬
之而至信陽之役選徒鄉屬而邑二隊首固請從曰
吾知縣出矣吾何敢處是役也露次不驚訖歸不惰
道邊梨棗下無跡邊民謂閱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
者它所區處民吏皆化服類此條調婺州司理參軍居
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炎薦召公懇求之官不報於是
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審政本躬細務親

鞍馬以權為經本末倒植況動煩宸衷國論靡定權
移近密袞職日輕降胡侍從之虞球獵固寵之術意
有所偏患生不察臣願陛下以靜養恬略小圖大
遘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之
講問學求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沉潛
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兵周官惟六漢別九卿
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內諸司使增員浸多有職
蓋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國朝以來置轉運使
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冶茶
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收伯之任分為五

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
所謂冗官此也唐方鎮之兵今廂軍是周世宗及
太祖皇帝增置禁旅今禁衛與諸州禁軍是
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帥藩係將禁軍是
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衛御前諸軍今大軍是
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惟大軍勝戰將兵
而下廢為隸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苟得其道更張
不驚願陛下處之何如毋憚難也其三虛稅武昌
絕戶屋租屋房而租在德安岳飛牛租牛亡而租在
永嘉海溢濱鹵之田田亡而租在凡此宜悉蠲除以

惠賔下當是時 上志在中原王公炎方數進見語
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 聖上天資英
特群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
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聽今俗皆曰
中庸大學陳編厭聞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
道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問舛先後之序而却施
之雖復中夏猶無益也此至王公再見縱談邊閫事
公曰既曰論兵竊嘗評以孫子始計之書未見其可
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異數起不可謂天以江
左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

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寒心求之時賢
誰能辦之况今三衙御前舊卒略盡江南白丁何以
持久常平錢米在所虛數以此饋師其能繼乎兵交
民困或未免蕭牆之悔即幸勝之方上勞
廟算伏惟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
後如曰 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
維揚清流可以向六合泚水可以吞下肥北峽之隘
廬江之徑武昌之近新息秭歸之北商於子午南達
梁洋岷洮東近威茂用兵所徑忽不之備然而獻計
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有 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

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 上復召審察公固辭其
友人秘書省正字劉朔以君命相風厲公雅意廉耻
道鮮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宣公俊卿曰周
公甯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鄴侯身追
亡將移漢祖嫚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有
如假令以匹夫之節一感 上意亦足以報陳丞
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趣發不懈自召命下公請之任
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十有八月而後就道至
數日則欲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簿方虞公
銳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兵自銜鬻者甚衆守經不阿

或被罷斥公見之晚猶冀幸一改聽始從容引番吾
君說趙相國公仲連事諷以功業缺然咎在進賢未
廣置助不善丞相亦矍然為敬頃之乃反覆切論微
功太速興事太輕速無遠撫輕則中廢經濟天下當
與天下士圖之陸陸鄙夫嗜利自市試跡前事今皆
反繆願公易慮勉終毋為但悔會江湖薦饑民流淮
甸邊州又有言歸正人相厲者 上命師臣漕臣共
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俾條列
將議遣使公皇恐謝不敏且淮事難喻度固以問因
疏數端一責成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宿留循

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民未見便輒勞苦州縣百役
為是懷故鄉無長居之新宣略如孫吳屯田都尉故
事自立營壁他繇使勿與三宜先定要東誠以闢地
而已縣官一無科烏悉以故陝西弓箭手法復其祖
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價
視物價稍昂以博糴就藏屯所為後備因言若辟屬
吏若移用錢米若括隱田茲事體大必遣使非選擇
重臣持節漕帥州縣何以協使翼日有旨以公將
命淮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散寓山谷依大姓聞今使
者必相携持聚城邑仰食於縣官卒有累萬之衆將

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誰州縣係省不係省錢一得以
便宜調度 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敏尋得旨
以見錢米一萬緡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是
歲乾道七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
抵齊安布宣 天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猶問大
抵安豐以東來者畧已隸主戶矣即撫勿徒沙窩以
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問審度山澤曠地以
為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柵江保巢湖而舊黃州
古邾城也路直垂瓠置莊旁近異時寇不能潛師徑
度迺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黃東北

置二十有二莊店之凡合肥戶三百四十有四口一
千九百九十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十有五為田三百
七頃八十有四畝齊安戶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
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十有四為田四百四十
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戶屋二間二夫牛一頭犁耜鉏
耨鑿鎌刀如牛數三牛犂刀一每甲二轆軸一車其
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為差賦米及
秋止凡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占
若為隸農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
明具器用便利廬舍有伍疆場端正場圃牢收陂溝

路橋悉皆治修病醫死葬所謁輒得遷如歸居廼請
還始大臣白遣數人各試其備邊計畫往往設節為
辭以上功天子雖不盡然之姑惟闊略庶幾或報效
公之行也至固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十有二
家皆土著數年而新附者財五家光守宋端友更以
舊戶比新戶說為奏甚者賊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
劾奏端友謾蔽時端友進寘環列根抵連附不可憾
動人皆危公奏上 天子獨怒下其事于理將窮
竟問治端友暴以憂死繇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
遣大臣顧無欲得事情之意於公齊安之請還也命

覈麥田留累月覈已又命視鐵錢事公歸對卒辰釐
所見聞復上所論州縣田簿甚具而淮地實不加
闢臣諏其故大抵主戶占田一畝數頃輸租僅斗斛
耳而履其產彌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
以聚人保境宜令刻請以徠遠民來者務得居者患
失主客力競將無曠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墾
文具總首空設蒐除苟簡循淮而南則有和糴則有
鐵炭則有建康草料之征勞遠虛邊以資江左守將
數易以苛繼苛一郡三邑二令罷憤險阨非一不過合肥
歷陽居巢三戍夫以陛下規略而稽誤至此或者

外治不可成歟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謾為而
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
責實未免徇名則趨辦皆循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
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悅者
察而不去言既上壅人多自營宵旰十年觀令何補
臣謂內治不修無以整外惟望責宰輔以坐論其原
收賢材以博圖其緒兼聽虛受以通壅闕朝廷正
則疆場理矣惟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為欺囊
橐適為援則遠堅大為問則小肆彼其刺候辭色占
揣意鄉間闔將迎莫狀其巧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

佞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字
號揚廷雖出 膚斷喜怒氣燄已歸私門齊威之強
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毀譽無
證刑不行為胡能禁欺 陛下誠幸聽臣無自立我
收骨鯁棄軟熟察此非難迺悉數骨鯁軟熟情狀上
極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
之斷柰何毀譽之人自若 上曰正待理會公益口
疏治邊非是曰買馬亡幾習至盜馬虜將寄聲問故
卒索歸之國家何至之此而自傷體若是
詔即罷買又曰日城淮郡以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

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迺者臣行過郡一夕
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南壁缺而居巢庠陋如故迺聞
有靡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 陛下安取此
乎 上問千秋澗何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澗
不勝舟比歸夏潦時至江澗合流渺然矣是將焉用
上曰聞亦險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以
制敵藉此為險無乃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答根
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
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
注之智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棄士臣伏思念好名

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
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悅連言極是於所汲
引士皆旌賞先是上即道邊公兩官又除寺正有
寺自邊來覲者則曰薛某凡可為國知無不為而又注
意傾洽以聽罷行如響故諱缺失者相目矣數日除
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折不明示數輸送不即除籍
及祖宗分鎮強邊之法曰陝西為伍五而統於永興河
北為三而統於大名有塘灤方田稻田榆塞為之險
城堡寨鋪為之防弓箭社弓箭手蕃族熟戶為之羅
落它路迭成悉受節度幕府州縣惟所辟差自种折

二氏外別塞則以三衙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為之能績
效驗入脩政府夫地分則守固勢連則情不隔權壹
則足以有為賞明則知勸光堯中興公邊置鎮茶
鹽之外舉推與之將以固圉計亡易此臣願按行成
憲眾建鎮守統帥不限文武忠智是使且無拘虛無
要小利無以日月為斷卒章尤劄切曰方今諛媚成
俗舉世尚同汎觀設施謹曰盡善偏辭先入異議不
斷百辟盈庭幾成孤立是日奏罷上留語良久公將
退特溫辭寵藉之大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苛
為能煩卿輔郡冀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

事陛下惟中道爾。上曰：如此朕腹何憂？公至郡踰月，戶部奏言：諸州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分隸不盡，得自便盜用。請更為令，監司緝曆州縣，以凡日收錢據實係歷分隸，否則劾間。令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為當路言之。其略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為率，分隸四為糴本，六為係省錢，其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未病乏也。然亦寢尋於奇羨矣。久之乃哀羨錢校數歲之最為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為總制增稅三為在州錢，愈非舊比。已復積有上供月椿大兵打船

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等錢科色不勝繫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彌廣。郡用彌匱，繇此場務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予民，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征，掇其強半官吏自救，不給民病甚矣。且以湖之都務糴本係省，初為錢二十三萬五千六百有奇，自總制之起為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稅為錢三十五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須，凡四十萬八千錢有奇。使今日旦得八十萬錢充入經總制之額，其餘為上供雜諸須錢

且患苦不足况不盈此鄉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闕
亡有約此推見他莞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
以日收錢先樁上供諸雜須之餘迺係曆分隸庶或
可行不然不敢奉 詔版曹恚逮庶胥俾持條法詣
曹自解公辨益力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上迺寢
前奏湖無苗米饗軍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為緡
錢二十一萬自添差武臣路鈐轄下至進勇效士一
百七十有一員軍員五百三十有一人其廩稍為緡
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緡錢五十二餘
萬舊例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緡七年有

旨減折丁錢大半其以全輸者聽以明年除之是
歲所失亡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予
高估徒欲用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
當補錢萬六千緡載之費不與焉益以就祿八十
有三人不啻為緡錢二萬明年 郊祀進獻賚予之
藥齋亦以二萬緡數凡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
增大都關緡錢十有五六萬公曰是雖劉晏將奈何
亟請於朝乞以市直償民糴錢乞以折帛紬絹錢撥
除折丁錢乞汰軍改徙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
三四月自抗論分隸後執拒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

征利者為敵雖或依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眾
獨賴天子簡記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某
人有材識他日某官闕員宰執擬數姓名以進竟擢
某人為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章避之為易他丞嘗
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
輒動危之然公歸志決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
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公方鄉
用人人期待行所學不數月久勞于外還七日乃出
守守士月罷罷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
友暨後學哭之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吊

也公之學蒞事唯謹宅心惟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
必巍然視聽不側歆雖所狎笑言不以戲自著抄書
及造次訊報字畫不以行草凡篋筆研衾枕屏帳皆
有銘豪釐靡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寡
欲信於家行推於鄉正真聞世而居無以逾眾人公
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
小說靡不搜研采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遽於古封建
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其
所自得精一矣名流問質或徃復累數百言旨要無
二大抵以古人小學神而明之大學之道傳遠說離

故漢儒守器數章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徒乃一切屏事忘言後已高淪虛而無卑者滯物卒不合合歸于一是為得之讀其書知其為博之約也公不求聞達於人有一長薦稱必備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為斷為之嘗扱拾管樂事為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數先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為徒誦語錄有浪語集若干卷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性情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資治通鑑約說止若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餘未就公患五代史闕略修

之亦未說就若陰符握竒山海經古文道德焦延壽易林及劉恕十國紀年莊綽撰著譜林勛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之屬皆校讎為之叙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說不並依先儒其校異書必解剝其不正者娶孫氏父汝翼也初汝翼與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遺書待制自言吾有女才且淑異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后之孤比歸公婦行皆應書公卒其友人張淳欲悉遺衣服以歛書銘如古法能佻聽蓋不失公意云一子曰法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十有二月壬申葬于吹臺鄉慈湖之原傳

良丙戌丁亥歲受徒城南公間來過教督之明年謝
徒束書山間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以所以得
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是歲己
丑冬遂往依公具區馮上卒學茅茨一間聚書千餘
卷日攷古次令其中明年秋試大學公適赴召於是
鄉諸生及他邦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凡七
八年間違公之者惟公使淮守雪川時為然然亦率
不一二月書命輒至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
知公詳莫如傳良今取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學
術者為狀餘不著謹狀 乾道九年十二月 日門

人迪功郎新泰
州州學教授陳傳良狀

宋右奉議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誌銘

東萊呂

祖謙

河東之薛有降居閔之長溪者世久不能迹其始既
又家于永嘉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闕令之後遷焉喬
孫庠以馴行聞于鄉庠生強立始修補闕之舊續其
祿蓋終江甯府觀察推官贈左光祿大夫光祿四子
嘉言尚書司封郎中昌言通判婺州弼敷文閣待制
微言起居舍人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也起居
學于胡文定公安國而雅為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
朝皆有本末最後秦丞相檜建與虜和起居自殿均

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
繼卒於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收鞠之任以官公
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喜從
老校退卒語得岳韓二三大將兵間事甚悉志尚犖
犖與常兒異年十七起從妻父荆南帥孫汝翼辟
書機宜文字汝翼善水泚道潔虛郡齋迎致之公遂
委已師焉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聞蜀隱者薛
叟名晚遊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末至一郡並舍有
叟旦荷笈之市午漏下輒扃其戶道潔從壁間覘之
方隱几默坐意像靜深問諸鄰則曰是鸞香薛翁不

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禮見且往陳所學
叟漠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經以
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深語未幾復捨去道潔
漫浪沔鄂間諱其學絕不為人道獨於公傾倒無所
靳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潔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
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為其屬道潔期至蜀授
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
合謝去遇道潔於峽而公既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
武昌號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尚少郡將部使者易之
迎謂是邑久不可為子敢當之乎公曰獨患在上者

以縣為可為今知其不可為則可為矣願寬其銜轡
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興發率以公顧獨不及唯論
和糴始不見答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既獲
乎上民賴以覓有所廢置皆爭趨和乃大治版籍期
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密而不煩嚴而不迫虜亮未
叛盟公白其長視要害前備禦輒不省及兵交稍稍
即公咨計畫光圍方急公策之曰擣蔡則光解既而
成閔克蔡果解圍遁虜亮悉眾瞰江沼成閔還師入
授時汪樞使澈宣諭荆襄公告以閔得蔡有破竹之
勢盡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穎昌徑陳汝趨汴都

虜內顧且驚潰釋此成業而聚屯相仗鮮克以濟不
能用閔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厲者三之一而陳蔡
新附諸城亦踵接復為寇矣江淮仕者大抵無固志
紛紛遣其孥繫馬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遣誓與民
俱死縣故多盜鐵冶營田碁布諸鄉亡命姦人出沒
其間所治即孫吳故宮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盜
上策莫如聯保甲疆陲有事唯素整者可不亂乃訪
求河北陝右弓箭手保甲法及淮西劉綱保伍要束
計論甚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為保
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

總首副總首領為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
輸財共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習無蚤暮
之節盡禁補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廷
閱其尤者勞賞之里閭皆以武力相高氣俗一變旗
志總別為色槍杖皆中度候望干楸不幸死者予棺
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
息遍百里盜為衰止總首白事吏毋得預追胥與發
一以縣檄為驗環邑溝瀆不滌夏潦波道在事者病
之後大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雨公出生通衢傳
呼總隊具畚鍤賦丈尺三日而畢武昌自是無水患

市多火公戒諸隊鈎繩梯缶各專其一暮夜倉卒隨
用而索甚速且整火不能災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
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
定訖虜退人心不搖大軍之屯州縣客主不相能多
為閔暴公曲得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微見曲直而明
假借之皆大喜且大服誓死以報內郡發粟輸邊縣
當餽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侵
苦之道殫相望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與
親戚為死訣公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
皆憮然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親與役夫同

苦樂病者挾醫護視始輕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得即安號令齊壹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無敢少蹉跌觀者相與曰此誰將軍部曲也乃整肅如是既而知為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皆全歸還畀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願遶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材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寡收伯之任分為五六唯

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為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悉王樞使炎前在鄂熟公治行及是新得政求助於公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群臣幸得遭時乃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盍以仁義綱紀為主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改宣義郎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馮上明年復召審察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是歲江湖大旱流民徃徃北度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收以實邊公持節勞耄耆稚滿車下為之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黃

州故治東北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丁共一牛犁耙
鋤鋤鑿鑿具六丁加一鑿刀每甲轆軸二水車一種
子錢丁五千廩其家至食新罷凡為戶六百八十有
五分處合肥故黃適等而合肥羸故黃三戶戶授二
室受丁之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為田三萬七千八
十有四畝故黃六百一十有四為田四萬四千四百
五十有二畝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
民已為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
振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
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

麥田覈鐵錢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墾築冶鑄斷
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
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
所未覩公曰吾非為今日利也蓋合肥之圩邊有警
因以斷柵江保巢湖故黃實古邾城地直蔡衝諸莊
益輯則西道有屏蔽其措意深遠矣光守宋端友自
上招集北歸戶一百十七公至固始驗新民止五百
餘皆保塞數年端友混新舊戶為一籍以幸賞異時
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要奪之公亟舉奏端友有挾
人謂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屬廷尉治方窮竟端

友以憂死習為媒者皆悚而虞丞相始不樂公矣故
為多端縻公以緩其歸或迎說公見上盍少自絀
毋與當路者忤公曰上遣我視邊固欲得利害之
實吾而自惜誰當為上言者卒極陳之且曰臣根本
其救不計而謾為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
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寔未免徇名則趣辨皆徇名
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
者敗而不誅諛說者察而不去左右為欺囊索邇為
援則遠堅大為間則小肆其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游
揚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

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
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公復進曰外事無足道咎
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

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
鄭注之智中也又曰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
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
立上是之隆興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數十輩發
御府金繒聽施置自便閱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
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道進官二等除大理正側席遲
其至顧問紬繹奏請論薦皆報可聞者意公且用矣

居七日出守湖州入辭語益懇到上慰勉遣烏公
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事與相加尤數
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為變益害公合力憾搖上記
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者
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讎殺不顧公亟
屏絕之死獄大減條境內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
輟土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為朋私為約無得輸
主戶租前為政者或從史之公嘆曰郡國幸無事而
鼠輩頡頑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取其首惡黥竄遠
民始知有奴主良賤之分初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

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者進者競哀歛
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為歲額州用日削而共
億稍餽校軍興前五六倍吏毘法槌抉無遺算猶廩
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曆付場務一錢
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手無策相顧
莫敢先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
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若復隸額外征掇
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取殆復為他謬巧重取之民
民何以勝戶部鑄譙愈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疏
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

論和糴賈賤請更平直徙汰軍寬州添差隸郡者止
令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於有司則以病謁祠
朝廷惜之却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未
上以乾道九年七月戊申卒於家年四十官止奉議
郎娶孫氏子法補太學生公之沒其友張淳治喪程
以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違里中觀法烏十二
月壬申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自周季絕學
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
軍王通河汾之講論雖有悟有逆有支有別千有餘
年端倪蓋時一見也國朝周敦頤氏程灝氏張載氏

相與發揮之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弟既
盡晚出者或驚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
公之學既有所授博攬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群籍山
經地志斷章缺簡研索不遺過_故墟廢壠環步移日
以驗其蹟參繹融洽左右逆原凡疆里卒乘封國行
乎_河久遠難分明者聽其講畫枝葉扶疎縷貫脉連於
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蒞官隨廣狹默寓之於簿
領期會之間其僚或聯曹經時而不知公為儒者也
平生所際文武之職不同未嘗為町畦崖岸而去就
從違之際守義不可奪言兵變化若神而在朝每以

不可輕試為主驟見疎快軒豁潛察之自律嚴飭雖
倥偬札翰正楷無一惰筆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
留省其私泊如也公為人平實質確本於簡易行於
敬恕而堅志強力又足以充踐之善類方共倚屬公
而公則死矣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
所論著若九州圖志通鑑約說之屬藁方立而未究
也歲在壬午先君子守黃公夾江為令歸以公所為
語祖謙固已矍然自失後十載乃識公於朝一見莫
逆如故交其葬也張淳既誌其壙法復請詩以揭之
喪不能文今既免喪不死矣其可不為公一言乎

詞曰

墜緒茫茫

獨求諸野

有滌有源

晝夜不捨

繫道之窮

匪其尚口

不耀其章

而躬自厚

出孚于長

于長于君

將一施之

乃沒元身

故吳之蹟

故邾之遺

既堙既平

其尚有稽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五

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為恨蓋程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為文雖富而猶有未脫藁者先程建安簿法早世其孤又幼篋中書因秘不復啟頃華文曹太博持節東川嘗取

奏劄及簡牘等刊于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且自外府丞出守臨汝至既數月事稍閒因令師石第從其家發篋中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鈔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烏夫學之為道循本聖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

國平天下雖洒埽應對而道存焉未嘗可離為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驚於空無故言道而不及物循寔者囿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岐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為儒者

累嗟夫古今甯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在願程人宏而用之何如耳

程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續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矩而取長於事無不明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為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編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聖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

然惟以進賢去不肖為務奉使淮誰壞首正姦欺亡罪而以忠實報

上出守嘗雪抗綸經總制錢錢非法不忍重為民困卒以不合而歸則死矣蓋程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槩見矣寶慶二年八月日姪孫朝請夫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前書于仁壽堂



